

欽定舊五代

卷之十
五十六

舊五代史卷五十六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三十二

列傳八

周德威字鎮遠小字陽五朔州馬邑人也初事武皇爲
帳中騎督驍勇便騎射膽氣智數皆過人久在雲中諸
熟邊事望煙塵之警懸知兵勢乾寧中爲鐵林軍使從
武皇討王行瑜以功加檢校左僕射移內衙軍副光化
二年三月汴將氏叔琮率衆逼太原有陳章者以虓勇
知名衆謂之夜叉言于叔琮曰晉人所恃者周陽五願

擒之請賞以郡陳章常乘驄馬朱甲以自異武皇戒德威曰我聞陳夜叉欲取爾求郡宜善備之德威曰陳章大言未知鹿死誰手他日致師戒部下曰如陣上見陳夜叉爾等但走德威微服挑戰部下僞退陳章縱追之德威背揮鐵槌擊墮馬生獲以獻由是知名天復中我師不利于潘縣汴將朱友寧氏叔琮來逼晉陽時諸軍未集城中大恐德威與李嗣昭選募銳兵出諸門攻其壘擒生斬馘汴人枝梧不暇乃退天祐三年與李嗣昭合燕軍攻潞州降丁會以功加檢校太保代州刺史代嗣昭爲蕃漢都將李思安之寇潞州也德威軍于余吾

時汴軍十萬築夾城圍潞州內外斷絕德威以精騎薄之屢敗汴人進營高河令遊騎邀其芻牧汴軍閉壁不出乃自東門山口築甬道樹柵以通夾城德威之騎軍倒牆埋塹日數十戰前後俘馘不可勝紀梁有驍將黃角鷹方骨崙皆生致之五年正月武皇疾篤德威退營亂柳武皇厭代四月命德威班師時莊宗初立德威外握兵柄頗有浮議內外憂之德威既至單騎入謁伏靈柩哭哀不自勝由是羣情釋然是月二十四日從莊宗再援潞州二十九日德威前軍營橫碾距潞四十五里五月朔晨霧晦暝王師伏于三垂岡下翼日直趨夾城

斬關破壘梁人大敗解潞州之圍初德威與李嗣昭有私憾武皇臨終顧謂莊宗曰進通忠孝不負我重圍累年似與德威有隙以吾命諭之若不解重圍歿有遺恨莊宗達遺旨德威感泣由是勵力堅戰竟破強敵與嗣昭歡愛如初以功加檢校太保同平章事振武節度使七年岐人攻靈夏遣使來求助德威渡河以應之師還授蕃漢馬步總管七年十一月汴人據深冀汴將王景仁軍八萬次柏鄉鎮州節度使王鎔來告難帝遣德威率前軍出井陘屯于趙州十二月帝親征二十五日進薄汴營距柏鄉五里營于野河上汴將韓勅率精兵三

萬鎧甲皆被繪綺金銀炫曜望之森然我軍懼形于色
德威謂李存璋曰賊結陣而來觀其形勢志不在戰欲
以兵甲耀威耳我軍人乍見其來謂其鋒不可當此時
不挫其銳吾軍不振矣乃遣存璋諭諸軍曰爾見此賊
軍否是汴州天武健兒皆屠沽傭販虛有表耳縱被精
甲十不當一擒獲足以爲資德威自率精騎擊其兩偏
左馳右決出沒數四是日獲賊百餘人賊渡河而退德
威謂莊宗曰賊驕氣充盛宜按兵以待其衰莊宗曰我
提孤軍救難解紛三鎮烏合之衆利在速戰卿欲持重
吾懼其不可使也德威曰鎮定之士長于守城列陣野

素非便習我師破賊惟恃騎軍平田廣野易爲施功
今壓賊營令彼見我虛實則勝負未可必也莊宗不悅
退帳中德威患之謂監軍張承業曰王欲速戰將烏
合之徒欲當劇賊所謂不量力也去賊咫尺限此一渠
水彼若早夜以略徇渡之吾族其爲俘矣若退軍鄙邑
引賊離營彼出則歸復以輕騎掠其芻餉不踰月敗賊
必矣承業入言莊宗乃釋然德威得降人問之景仁下
令造浮橋數日果如德威所料二十七日乃退軍保鄙
邑八年正月二日德威率騎軍致師于柏鄉設伏于村
塢間令三百騎以壓汴營王景仁悉其衆結陣而來德

威轉戰而退汴軍因而乘之至于鄆邑南時步軍未成
列德威陣騎河上以抗之亭午兩軍皆陣莊宗問戰時
德威曰汴軍氣盛可以勞逸制之造次輕力殆難與敵
古者師行不踰一舍蓋慮糧餉不給士有饑色今賊遠
來決戰縱挾糗糒亦不遑食晡晚之後饑渴內侵戰陣
外迫士心旣倦將必求退乘其勞弊以生兵制之縱不
大敗偏師必喪以臣所籌利在晡晚諸將皆然之時汴
軍以魏博之人爲右廣宋汴之人爲左廣自未至申陣
勢稍卻德威麾軍呼曰汴軍走矣塵埃漲天魏人收軍
漸退莊宗與史建瑋安金全等因衝其陣夾攻之大敗

汴軍殺戮殆盡王景仁李思安僅以身免獲將校二百八十人八月劉守光僭稱大燕皇帝十二月遣德威率步騎三萬出飛狐與鎮州將王德明定州將程嚴等軍進討九年正月收涿州降刺史劉知溫五月七日劉守光令驍將單廷珪督精甲萬人出戰德威遇于龍頭岡初廷珪謂左右曰今日擒周陽五旣臨陣見德威廷珪單騎持槍躬追德威垂及德威側身避之廷珪少退德威奮槌擊墜其馬生獲廷珪賊黨大敗斬首三千級獲大將李山海等五十二人十二日德威自涿州進軍良鄉大城守光旣失廷珪自是奪氣德威之師屢收諸郡

降者相繼十年十一月擒守光父子幽州平十二月授
德威檢校侍中幽州盧龍等軍節度使德威性忠孝感
武皇獎遇常思臨難忘身十二月汴將劉鄩自洹水乘
虛將寇太原德威在幽州聞之徑以五百騎馳入土門
聞鄩軍至樂平不進德威徑至南宮以候汴軍初劉鄩
欲據臨清以扼鎮定轉餉之路行次陳宋口德威遣將
擒數十人皆傳刃于背繫而遣之既至謂劉鄩曰周侍
中已據宗城矣德威其夜急騎扼臨清劉鄩乃入貝州
是時德威若不至則勝負未可知也十四年三月契丹

寇新州德威不利退保范陽

遼史太祖紀神冊二年三月辛亥攻幽州節度使周

德威以幽并鎮定魏五州兵拒戰于居庸關之西戰于
新州東大破之斬首三萬級又通鑑契丹主帥衆三十
萬德威衆寡不敵
大爲契丹所敗 敵衆攻僅二百日外援未至德威撫

循士衆晝夜乘城竟獲保守十五年我師營麻口渡將
大舉以定汴州德威自幽州率本軍至十二月二十三
日軍次胡柳陂詰旦騎報曰汴軍至矣莊宗使問戰備
德威奏曰賊倍道而來未成營壘我營柵已固守備有
餘旣深入賊疆須決萬全之策此去大梁信宿賊之家
屬盡在其間人之常情孰不以家國爲念以我深入之
衆抗彼激憤之軍不以方略制之恐難必勝王但按軍
保柵臣以騎軍疲之使彼不得下營際晚糧餉不給進

退無據因以乘之破賊之道也莊宗曰河上終日挑戰恨不遇賊今款門不戰非壯夫也乃率親軍成列而出德威不獲已從之謂其子曰吾不知其死所矣莊宗與汴將王彥章接戰大敗之德威之軍在東偏汴之游軍入我輜重衆駭奔入德威軍因紛擾無行列德威兵少不能解父子俱戰歿先是鎮星犯上將星占者云不利大將是夜收軍德威不至莊宗慟哭謂諸將曰喪我良將吾之咎也德威身長面黑笑不改容凡對敵列陣凜凜然有肅殺之氣中興之朝號爲名將及其歿也人皆惜之同光初追贈太師天成中詔與李嗣昭符存審配

饗莊宗廟廷晉高祖卽位追封燕王子光輔歷汾汝州

刺史

符存審字德詳陳州宛邱人

歐陽史義兒傳惟符存審不在其列別自爲傳蓋存

審子彥卿有女爲宋太宗后故存其本姓也

舊名存父楚本州牙將存審少

豪俠多智算言兵家事乾符末河南盜起存審鳩率豪右庇捍州里會郡人李罕之起自羣盜授光州刺史因往依之中和末罕之爲蔡寇所逼棄郡投諸葛爽存審從至河陽爲小校屢戰蔡賊有功諸葛爽卒罕之爲其部將所逼出保懷州部下分散存審乃歸于武皇武皇署右職令典義兒軍賜姓名存審性謹厚寵遇日隆自

是武皇四征存審常從所至立功從討赫連鐸冒刃死
戰血流盈袖武皇手自封瘡日久臨問乾寧初討李匡
儔存審前軍拔居庸關明年從討邠州時邠之勁兵屯
龍泉寨四面懸崖石壁險固存審奮力拔之師還授檢
校左僕射副李嗣昭討李瑋于汾州擒之以功改左右
廂步軍都指揮使天祐三年授蕃漢馬步副指揮使與
李嗣昭降丁會于上黨從周德威破梁兵于夾城以功
檢校司徒授忻州刺史領蕃漢馬步都指揮使七年檢
校太保充蕃漢總管莊宗擊汴人于柏鄉留存審守太
原三月代李存璋戍趙州九年梁祖攻滹縣存審與史

建瑋李嗣肱赴援屯下博橋汴人驚亂燒營而遁以功
遙領邢洛磁團練使十二年魏博歸款于莊宗遣存審
率前鋒據臨清以俟進取莊宗入魏存審屯魏縣以抗
劉鄩六月鄩營莘縣存審與鎮定之師營莘西三十里
一日數戰八月率師攻張源德于貝州十三年二月劉
鄩自莘悉衆來襲我魏州存審以大軍踵其後戰于故
元城大敗汴人從收澶衛磁洛等州秋邢州閻寶降授
存審安國軍節度邢洛磁等州觀察使十月戴思遠棄
滄州毛璋以城降授存審檢校太傅橫海軍節度使兼
領魏博馬步軍都指揮使明年就加平章事十四年八

月將兵援周德威于幽州敗契丹之衆冬破汴將安彥之于楊劉諸軍進營麻口時梁將謝彥章營行臺村莊宗勇于接戰每以輕騎當之遇窘者數四存審每俟其出必叩馬諫曰王將復唐宗社宜爲天下自愛舉旗挑戰一劍之任無益聖德請責效于臣古人不以賊遺君父臣雖不武敢不代君之憂莊宗卽時迴駕十二月戰于胡柳晡晚之後存審引所部銀槍効節軍敗梁軍于土山下是日辰巳間周德威戰歿一軍逗撓梁軍四集存審與其子彥圖冒刃血戰出沒賊陣與莊宗軍合午後師復集擊敗汴人十六年春代周德威爲內外蕃漢

馬步總管于德勝口築南北城以據之七月汴將王瓚自黎陽渡河寇澶州存審拒戰瓚退營于楊村渡控我上游自是日與交鋒對壘經年大小凡百餘戰十七年汴將劉鄩攻同州朱友謙求援于我遣存審與李嗣昭將兵赴之九月次河中進營朝邑時河中久臣于梁衆持兩端及諸軍大集芻粟暴貴嗣昭懼其翻覆將急戰以定勝負居旬日梁軍逼我營會望氣者言西南黑氣如鬪雞之狀當有戰陣存審曰我方欲決戰而形于氣象得非天贊歟是夜閱其衆詰旦進軍梁軍來逆戰大敗之追斬二千餘級自是梁軍保壘不出存審謂嗣昭

曰吾初懼劉鄩據渭河偏師旣敗彼若退歸懼我踵之窮獸搏人勿謂無事可開其歸路然後追奔乃令王建及牧馬于沙苑劉鄩尹皓知之保衆退去

歐陽史鄩以爲晉軍且懈

乃夜遁去存審追擊于渭河又大敗之

遂解同州之圍存審略地至奉先

謁諸帝陵乃班師十八年王師討張文禮于鎮州李嗣

昭李存進相次戰歿十九年遣存審率師進攻叛帥于

城下文禮之將李再豐陰送款于存審我師中夜登城

擒文禮之子處球等露布以獻鎮州平以功加檢校太

傅兼侍中二十年正月師還于魏州莊宗出城迎勞就

第宴樂無何契丹犯燕薊郭崇韜奏曰汴寇未平繼韜

背叛北邊捍禦非存審不可上遣中使諭之存審臥病
羸瘠附奏曰臣効忠稟命靡敢爲辭但病恙纏綿未堪
祇役旣而詔存審以本官充幽州盧龍節度使白鎮州
之任同光初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中書令食邑
千戶賜號忠烈扶天啓運功臣十月平梁遷都洛陽存
審以身爲大將不得預收復中原之功舊疾愈作堅求
入覲尋醫以情告郭崇韜時崇韜自負一時佐命之功
無出已右功名事望素在存審之下權勢旣隆人士輻
湊不欲存審加于已上每有章奏求覲卽陰沮之存審
妻郭氏泣訴于崇韜曰吾夫于國粗効驅馳與公鄉里

親舊公忍令死棄北荒何無情之如是崇韜益慙難明
年春疾甚上章懇切乞生覲天顏不許存審伏枕而歎
曰老夫歷事二主垂四十年幸而遇今日天下一家遠
夷極塞皆得面覲彤墀射鉤斬祛之人孰不奉觴丹陛
獨予壅隔豈非命哉漸增危篤崇韜奏請許存審入覲
四月制授存審宣武軍節度使諸道蕃漢馬步總管詔
未至五月十五日卒于幽州官舍時年六十三遺命葬
太原存審遺奏陳敘不得面覲詞旨悽惋莊宗震悼久
之廢朝三日贈尙書令存審少在軍中識機知變行軍
出師法令嚴明決策制勝從無遺悔功名與周德威相

匹皆近代之良也常戒諸子曰予本寒家少小攜一劍而違鄉里四十年間位極將相其間屯危患難履鋒冒刃入萬死而無一生身方及此前後矢僅百餘乃出鏃以示諸子因以奢侈爲戒存審微時嘗爲俘囚將就戮于郊外臨刑指危垣謂主者曰請就戮于此下冀得壞垣覆尸旅魂之幸也主者哀之爲移次焉遷延之際主將擁妓而飲思得歌者以助歡妓曰俘囚有符存審者妾之舊識每令擊節以贊歌令主將欣然馳騎而舍之豈非命也

彥超存審之長子也少事武皇累歷牙職存審卒莊宗

以彥超爲汾州刺史同光末魏州軍亂詔彥超赴北京
巡檢先是朝廷令內官呂鄭二人在太原一監兵一監
倉庫及明宗入洛皇弟存霸單騎奔河東與呂鄭謀殺
彥超與留守張憲彥超覺之密與憲謀未決部下大譟
州兵畢集張憲出奔是夕軍士殺呂鄭存霸于衙城詰

旦聞洛城禍變彥超告諭三軍

宋史張昭傳云昭爲張憲推官莊宗及難間鄴

中兵士推戴明宗憲部將符彥超合成將應之憲死有
害昭者執之以送彥超彥超曰推官正人無得害之又
逼昭爲榜明宗又令其弟龍武都虞候彥卿馳騎安撫
安撫軍民

六月彥超入覲明宗召見撫諭尋授晉州留後未行會
其弟前曹州刺史彥饒平宣武亂軍明宗喜召彥超謂

之曰吾得爾兄弟力餘更何憂爾爲我往河東撫育者
舊卽授北京留守太原尹明年冬移授昭義節度使四
年授驍衛上將軍改金吾上將軍長興元年授泰寧軍
節度使尋移鎮安州彥超廝養中有王希全者小字佛
留粗知書計委主貨財歲久耗失甚多彥超止于訶譴
而已應順元年正月佛留聞朝廷多事因與任貨兒等
謀亂一夕叩門言朝廷有急遞至彥超出至廳事佛留
挾刃害之詰旦本州節度副使李端召州兵攻佛留等
敗死餘衆奔淮南擒彥超部將趙溫等二十六人誅之
彥超贈太尉存審次子彥饒晉史有傳次彥卿皇朝前

鳳翔節度使守太師中書令封魏王今居于洛陽次彥
能終于楚州防禦使次彥琳仕皇朝爲金吾上將軍卒
于任

舊五代史卷五十六

舊五代史卷五十六攷證

唐列傳八周德威傳有陳章者以虓勇知名衆謂之夜
叉言於叔琮曰晉人所恃者周陽五願擒之請賞以
郡 案歐陽史作梁軍圍太原令軍中曰能生得周
陽五者爲刺史與是書微異

德威前軍營橫碾 橫碾莊宗紀作黃展

德威自率精騎擊其兩偏獲賊百餘人賊渡河而退德
威謂莊宗曰賊驕氣充盛宜拔兵以待其衰 案歐
陽史祇載德威勉諭其衆卽告莊宗曰賊兵甚銳未
可與爭不載精騎擊退賊兵之事攷下文有去賊咫

尺限此一渠水云云則賊渡河而退一節紀載殊不可闕

德威遣將擒數十人皆傳刃於背繫而遣之 案通鑑

從莊宗實錄作擒其斥候者數十人斷腕而縱之

周侍中已據宗城矣 宗城通鑑作臨清攷異曰劉鄩

見在宗城薛史云周侍中據宗城蓋臨清字誤耳

符存審傳以功遙領邢洺磁團練使 案歐陽史作遷

領邢州團練使

秋邢州閻寶降授存審安國軍節度 案五代會要同

光元年始改邢州爲安國軍據是書此傳則晉人得

邢州卽改軍額疑會要誤也詳見通鑑攷異

符彥超傳皇弟存霸單騎奔河東與呂鄭謀殺彥超與
畱守張憲 案歐陽史作張憲欲納存霸是書作存
霸謀殺張憲彥超兩史紀載微異

舊五代史卷五十六攷證

舊五代史卷五十七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三十三

列傳九

郭崇韜字安時代州鴈門人也父宏正崇韜初爲李克修帳下親信克修鎮昭義崇韜累典事務以廉幹稱克修卒武皇用爲典謁奉使鳳翔稱旨署教練使崇韜臨事機警應對可觀莊宗嗣位尤器重之天祐十四年用爲中門副使與孟知祥李紹宏俱參機要俄而紹宏出典幽州留事知祥懇辭要職先是中門使吳珙張虔厚

忠而獲罪知祥懼求爲外任妻璿華公主泣請于貞簡太后莊宗謂知祥曰公欲避路當舉其代知祥因舉崇韜乃署知祥爲太原軍在城都虞候自是崇韜專典機務艱難戰伐靡所不從十八年從征張文禮于鎮州契丹引衆至新樂王師大恐諸將咸請退還魏州莊宗猶豫未決崇韜曰安巴堅祇爲王都所誘本利貨財非敦隣好苟前鋒小衄遁走必矣況我新破汴寇威振北地乘此驅攘焉往不捷且事之濟否亦有天命莊宗從之王師果捷明年李存審收鎮州遣崇韜閱其府庫或以珍貨賂遺一無所取但市書籍而已莊宗卽位于魏州

崇韜加檢校太保守兵部尙書充樞密使是時衛州陷于梁澶相之間寇鈔日至民流地削軍儲不給羣情恟恟以爲霸業終不能就崇韜寢不安席俄而王彥章陷德勝南城敵勢滋蔓汴人急攻楊劉城明宗在鄆音驛斷絕莊宗登城四望計無從出崇韜啓曰段凝阻絕津路苟王師不南鄆州安能保守臣請于博州東岸立柵以固通津但慮汴人偵知徑來薄我請陛下募敢死之士日以挑戰如三四日間賊軍未至則柵壘成矣崇韜率毛璋等萬人夜趨博州視矛戟之端有光崇韜日吾聞火出兵刃破賊之兆也至博州渡河版築晝夜不息

崇韜于葭葦間據胡牀假寢覺袴中冷左右視之乃虵也其忘疲勵力也如是居三日梁軍果至城壘低庫沙土散惡戰具不完汴將王彥章杜晏球率衆攻擊軍不得休息崇韜身先督衆四面拒戰有急卽應城垂陷俄報莊宗領親軍次西岸梁軍聞之退走因解楊劉之圍未幾汴將康延孝來奔崇韜延于臥內訊其軍機延孝曰汴人將四道齊舉以困我軍莊宗憂之召諸將謀進取之策宣徽使李紹宏請棄鄆州與汴人盟以河爲界無相侵寇莊宗不悅獨臥帳中召崇韜謂曰計將安出對曰臣不知書不能徵比前古請以時事言之自陛下

十五年起義圖霸爲雪家讐國恥甲冑生蟻蝨黎人困
輸輓今纂崇大號河朔士庶日望蕩平纔得汶陽尺寸
之地不敢保守况盡有中原乎將來歲賦不充物議咨
怨設若劃河爲界誰爲陛下守之臣自延孝言事已來
晝夜籌度料我兵力算賊事機不出今年雌雄必決聞
汴人決河自滑至鄆非舟楫不能濟又聞精兵盡在段
凝麾下王彥章曰寇鄆境彼旣以大軍臨我南鄙又憑
恃決河謂我不能南渡志在收復汶陽此汴人之謀也
臣謂段凝保據河壩苟欲持我臣但請畱兵守鄆保固
楊劉陛下親御六軍長驅倍道直指大梁汴城無兵望

風自潰若使僞主授首賊將自然倒戈半月之間天下
必定如不決此計傍採浮譚臣恐不能濟也今歲秋稼
不登軍糧纔支數月決則成敗未知不決則坐見不濟
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帝王應運必有天命成敗天
也在陛下獨斷莊宗蹶然而興曰正合我意丈夫得則
爲王失則爲擄行計決矣卽日下令軍中家口並還魏
州莊宗送劉皇后與興聖宮使繼岌至朝城西野亭泣
別曰事勢危蹙今須一決事苟不濟無復相見乃畱李
紹宏及租庸使張憲守魏州大軍自楊劉濟河是歲擒
王彥章誅梁氏降段凝皆崇韜贊成其謀也莊宗至汴

州宰相豆盧革在魏州令崇韜權行中書事俄拜侍中兼樞密使及郊禮畢以崇韜兼領鎮冀州節度使進封趙郡公邑二千戶賜鐵券恕十死崇韜既位極人臣權傾內外謀猷獻納必盡忠規士族朝倫頓亦收獎人物內外翕然稱之初收汴洛稍通路遺親友或規之崇韜曰余備位將相祿賜巨萬但偽梁之日賂遺成風今方面藩侯多梁之舊將皆吾君射鉤斬祛之人也一旦革面化爲吾人堅拒其請得無懼乎藏余私室無異公帑及郊禮崇韜悉獻家財以助賞給時近臣勸莊宗以貢奉物爲內庫珍貨山積公府賞軍不足崇韜奏請出內

庫之財以助莊宗沉吟有靳惜之意是時天下已定寇
讐外息莊宗漸務華侈以逞已欲洛陽大內宏敞宮宇
深邃宦官阿意順旨以希恩寵聲言宮中夜見鬼物不
謀同辭莊宗駭異其事且問其故宦者曰見本朝長安
大內六宮嬪御殆及萬人椒房蘭室無不充物今宮室
大半空閒鬼神尙幽亦無所怪繇是景進王允平等于
諸道揀擇官人不擇良賤內之宮掖三年夏雨河大水
壞天津橋是時酷暑尤甚莊宗常擇高樓避暑皆不稱
旨宦官曰今大內樓觀不及舊時長安卿相之家舊曰
大明興慶兩宮樓觀百數皆雕楹畫拱千雲蔽日今官

家納涼無可御者莊宗曰予富有天下豈不能辦一樓
卽令宮苑使經營之猶慮崇韜有所諫止使謂崇韜曰
今年惡熱朕頃在河上五六月中與賊對壘行宮卑濕
介馬戰賊恒若清涼今晏然深宮不耐暑毒何也崇韜
奏陛下頃在河上汴寇未平廢寢忘食心在戰陣祁寒
溽暑不介聖懷今寇旣平中原無事縱耳目之玩不憂
戰陣雖層臺百尺廣殿九筵未能忘熱于今日也願陛
下思艱難創業之際則今日之暑坐變清涼莊宗默然
王允平等竟加營造崇韜復奏曰內中營造日有糜費
屬當災饉且乞權停不聽初崇韜與李紹宏同爲內職

及莊宗卽位崇韜以紹宏素在已上舊人難制卽奏澤潞監軍張居翰同掌樞密以紹宏爲宣徽使紹宏大失所望泣涕憤鬱崇韜乃置內勾使應三司財賦皆令勾覆令紹宏領之冀塞其心紹宏快悵不已崇韜自以有大功河洛平定之後權位熏灼恐爲人所傾奪乃謂諸子曰吾佐主上大事了矣今爲羣邪排毀吾欲避之歸鎮常山爲菟裘之計其子延說等曰大人功名及此一失其勢便是神龍去水爲螻蟻所制尤宜深察門人故吏又謂崇韜曰侍中勳業第一雖羣官側目未必能離間宜于此時堅辭機務上必不聽是有辭避之名塞其

讒慝之口魏國夫人劉氏有寵中宮未正宜贊成冊禮
上心必悅內得劉氏之助羣闖其如余何崇韜然之子
是三上章堅辭樞密之位優詔不從崇韜乃密奏請立
魏國夫人爲皇后復奏時務利害二十五條皆便于時
取悅人心又請罷樞密院事各歸本司以輕其權然宦
官造謗不已三年堅乞罷兼領節鉞許之

冊府元龜云
同光中崇韜

再表辭鎮批答曰朕以卿久司樞要常處重難或遲疑
未決之機詢諸先見或憂撓不定之事訪自必成至于
贊朕丕基登茲大寶衆興異論卿獨堅言天命不可違
唐祚必須復請納家族明設誓文及其密取汶陽典師
入不測之地潛通河口貢謀占必濟之津人所不知卿
惟合意迨中都嘯聚羣黨窺陵朕決議平妖兼收浚水
雖云先定更審前籌果盡贊成悉諾沈算斯卽何須冒
刃始顯殊庸況常山陸梁正虞未復卿能撫衆共定羣

心惟朕知卿他人寧表所以賞卿之寵實異等倫沃朕之心非虛渥澤今卿再三謙遜重疊更辭始納常陽請歸上將又稱梁范不可兼權如此周身貴全名節古人操守未可比方既覽堅辭難沮來表其再讓汴州所宜依允

會客省使李嚴使西川迴言王衍可圖之狀莊宗與

崇韜議討伐之謀方擇大將時明宗爲諸道兵馬總管當行崇韜自以宦者相傾欲立大功以制之乃奏曰契丹犯邊北面須藉大臣全倚總管鎮禦臣伏念典聖官使繼岌德望日隆大功未著宜依故事以親王爲元帥付以討伐之權俾成其威望莊宗方愛繼岌卽曰小兒幼稚安能獨行卿當擇其副崇韜未奏莊宗曰無踰于卿者乃以繼岌爲都統崇韜爲招討使是歲九月十八

日率親軍六萬進討蜀川崇韜將發奏曰臣以非才謬當戎事仗將士之忠力憑陛下之威靈庶幾克捷若西川平定陛下擇帥如信厚善謀事君有節則孟知祥有焉望以蜀帥授之如宰輔闕人張憲有披榛之勞爲人謹重而多識其次李琪崔居儉中朝士族富有文學可擇而任之莊宗御嘉慶殿置酒宴征西諸將舉酒屬崇韜曰繼岌未習軍政卿久從吾戰伐西面之事屬之于卿軍發十月十九日入大散關崇韜以馬箠指山險謂魏王曰朝廷興師十萬已入此中儻不成功安有歸路今岐下飛輓才支旬日必須先取鳳州收其儲積方濟

吾事乃令李嚴康延孝先馳書檄以諭僞鳳州節度使
王承捷及大軍至承捷果以城降得兵八千軍儲四十
萬次至故鎮僞命屯駐指揮使唐景思亦以城降得兵
四千又下三泉得軍儲三十餘萬自是師無匱乏軍聲
大振其招懷制置官吏補置師行籌畫軍書告諭皆出
于崇韜繼岌承命而已莊宗令內官李廷安李從襲呂
知柔爲都統府紀綱見崇韜幕府繁重將吏輻輳降人
爭先賂遺都統府唯大將省謁牙門索然繇是大爲詬
恥及六軍使王宗弼歸欵行賂先招討府王衍以成都
降崇韜居王宗弼之第宗弼選王衍之妓妾珍玩以奉

崇韜求爲蜀帥崇韜許之又與崇韜子廷誨謀令蜀人
列狀見魏王講奏崇韜爲蜀帥繼岌覽狀謂崇韜曰主
上倚侍中如衡華安肯棄元老于蠻夷之地況余不敢

議此

九國志王宗弼傳宗弼送款于魏王乃還成都盡
輦內藏之寶貨歸于其家魏王遣使徵犒軍錢數

千萬宗弼輒斬之魏王甚怒及王師至令其子承班齎
衍玩用直百萬獻于魏王并賂郭崇韜請以己爲西川
節度使魏王曰此我家之物焉用獻爲魏王

入城翼日數其不忠之罪並其子斬之于市李從襲等

謂繼岌曰郭公收蜀部人情意在難測王宜自備由是
兩相猜察莊宗令中官向延嗣賫詔至蜀促班師詔使
至崇韜不郊迎延嗣憤憤從襲謂之曰魏王貴太子也
主上萬福郭公專弄威柄旁若無人昨令蜀人請已爲

帥郭廷誨擁徒出入貴擬王者所與狎遊無非軍中驍果蜀中凶豪晝夜妓樂歡宴指天畫地父子如此可見其心今諸軍將校無非郭氏之黨魏王懸軍孤弱一朝班師必恐紛亂吾屬莫知暴骨之所因相向垂涕延嗣使還具奏皇后泣告莊宗乞保全繼岌莊宗復閱蜀簿曰人言蜀中珠玉金銀不知其數何如是之微也延嗣奏曰臣問蜀人知蜀中寶貨皆入崇韜之門言崇韜得金萬兩銀四十萬名馬千匹王衍愛妓六十樂工百犀玉帶百廷誨自有金銀十萬兩犀玉帶五十藝色絕妓七十樂工七十他財稱是魏王府蜀人賂遺不過匹馬

而已莊宗初聞崇韜欲留蜀心已不平又聞全有蜀之
妓樂珍玩怒見顏色卽令中官馬彥珪馳入蜀視崇韜
去就如班師則已如實遲留則與繼岌圖之彥珪見皇
后曰禍機之發間不容髮何能數千里外復稟聖旨哉
皇后再言之莊宗曰未知事之實否詎可便令果決皇
后乃自爲教與繼岌令殺崇韜時蜀土初平山林多盜
孟知祥未至崇韜令任圜張筠分道招撫慮師還後部
曲不寧故歸期稍緩四年正月六日馬彥珪至軍決取
十二日發成都赴關令任圜權知留事以俟知祥諸軍
部署已定彥珪出皇后教以示繼岌繼岌曰大軍將發

他無釁端安得爲此負心事公輩勿復言從襲等泣曰
聖上既有口勅王若不行苟中途事洩爲患轉深繼岌
曰上無詔書徒以皇后教令安得殺招討使從襲等巧
造事端以間之繼岌旣無英斷僂俛從之詰旦從襲以
繼岌之命召崇韜計事繼岌登樓避之崇韜入左右槌
殺之崇韜有子五人廷信廷誨隨父死于蜀廷說誅子
洛陽廷讓誅于魏州廷議誅于太原家產籍沒明宗卽
位詔令歸葬仍賜太原舊宅廷誨廷讓各有幼子一人
姻族保之獲免崇韜妻周氏攜養于太原崇韜服勤盡
節佐佑王家草昧艱難功無與比西平巴蜀宣暢皇威

身死之日夷夏冤之然議者以崇韜功烈雖多事權太重不能處身量力而聽小人誤計欲取泰山之安如急行避跡其禍愈速性復剛戾遇事便發旣不知前代之成敗又未體當時之物情以天下爲己任孟浪之甚也及權傾四海車騎盈門士人諂奉漸別流品同列豆盧革謂崇韜曰汾陽王代北人徙家華陰侍中世在鴈門得非祖德歟崇韜應曰經亂失譜牒先人嘗云去汾陽王四世革曰故祖德也因是旌別流品援引薄徒委之心腹佐命勳舊一切鄙棄舊寮有干進者崇韜謂之曰公雖代邸之舊然家無門闕深知公才技不敢驟進者

慮名流嗤余故也及征蜀之行于興平拜尙父子儀之墓嘗從容白繼岌曰蜀平之後王爲太子待千秋萬歲神器在手宜盡去宦官優禮士族不唯疎斥闍寺駟馬不可復乘內則伶官巷伯怒目切齒外則舊寮宿將戟手痛心掇其族滅之禍有自來矣復以諸子驕縱不法既定蜀川輦運珍貨實于洛陽之第籍沒之日泥封尙濕雖莊宗季年爲羣小所惑致功臣不保其終亦崇韜自貽其災禍也

史臣曰夫出身事主得位遭時功不可以不圖名不可以不立洎功成而名遂則望重而身危貝錦于是成文

良玉以之先折故崇韜之誅蓋爲此也是知強吳滅而
范蠡去全齊下而樂生奔苟非其賢孰免其禍明哲之
士當鑒于斯

舊五代史卷五十七

舊五代史卷五十七攷證

唐列傳九郭崇韜傳如三四日間 案歐陽史作十日
居三日梁軍果至 案歐陽史作六日壘成彥章果引
兵急攻之

崇韜許之 案通鑑作崇韜陽許之

驪馬不可復乘 驪馬通鑑作扇馬攷胡三省注引薛
史亦作驪馬今仍其舊

安巴堅舊作阿保機今改

舊五代史卷五十七攷證

舊五代史卷五十八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三十四

列傳十

趙光逢字延吉曾祖植嶺南節度使祖存約興元府推

官父隱右僕射光逢與弟光裔皆以文學德行知名唐舊

書光裔光啟三年進士擢第累遷司勳郎中宏文館學
士改膳部郎中知制誥季述廢立之後旅游江表以避

患嶺南劉隱深禮之光逢幼嗜墳典動守規檢議者目

之爲玉界尺僖宗朝登進士第踰月辟度支巡官歷官

臺省內外兩制俱有能名轉尚書左丞翰林承旨昭宗

幸石門光逢不從昭宗遣內養戴知權詔赴行在稱疾解官駕在華州拜御史中丞時有道士許巖士瞽者馬道殷出入禁庭驟至列卿宮相因此以左道求進者衆

光逢持憲紀治之皆伏法自是其徒頗息改禮部侍郎

知貢舉光化中王道寔衰南北司爲黨光逢素性慎靜

慮禍及已因挂冠伊洛屏絕交遊凡五六年門人柳璨

登庸除吏部侍郎太常卿

唐撫言云光化二年趙光逢放柳璨及第後三年不遷時

璨自內廷大拜光逢始以左丞徵入

入梁爲中書侍郎平章事累轉左僕

射兼租庸使上章求退以太子太保致仕梁末帝愛其

才徵拜司空平章事無幾以疾辭授司徒致仕

唐撫言云光逢

膺大用居重地十餘歲七表乞骸
守司空致仕居二年復徵拜上相

同光初弟光允爲平

章事時謁問于私第嘗語及政事他日光逢署其戶曰
請不言中書事其清淨寡慾端默如此嘗有女冠寄黃
金一鎰于其家時屬亂離女冠委化于他土後二十年
金無所歸納于河南尹張全義請付諸宮觀其舊封尚
在兩登廊廟四退邱園百行五常不欺閭室摺紳咸仰
以爲名教主天成初遷太保致仕封齊國公卒于洛陽
誥贈太傅

光允光逢之弟也

新舊唐書俱云趙隱子三人光逢光
裔光允爲後唐相者光允也原本作

光裔俱以詞藝知名亦登進士第

舊唐書云大順二年
進士登第天祐初累

係誤

官至駕部郎中

光允仕梁歷清顯伯仲之間咸以方雅自高北人聞其名者皆望風欽重及莊宗平定汴洛時盧程以狂妄免郭崇韜自勳臣拜議者以爲國朝典禮故實須訪前代名家咸曰光允有宰相器薛廷珪李琪當武皇爲晉王時嘗因爲冊使至太原故皆有宿望當時咸謂宜處台司郭崇韜採言事者云廷珪朽老浮華無相業琪雖文學高傾險無士風皆不可相乃止同光元年十一月光允與韋說並拜平章事光允生于季末漸染時風雖欲躍鱗振翮仰希前輩然才力無餘未能恢遠朝廷每有禮樂制度沿革擬議以爲己任同列旣匪博通

見其浮譚橫議莫之測也豆盧革雖憑門地在本朝時
仕進尚微久從使府朝章典禮未能深悉光允每有發
論革但唯唯而已後革奏議或當光允謂羣官曰昨有
所議前座一言粗當近日差進學者其可已乎其自負
如此先是條制權豪強買人田宅或陷害籍沒顯有屈
塞者許人自理內官楊希朗者故觀軍容使復恭從孫
也援例理復恭舊業事下中書光允謂崇韜曰復恭與
山南謀逆顯當國法本朝未經昭雪安得論理崇韜私
抑宦者因具奏聞希朗泣訴于莊宗莊宗令自見光允
言之希朗陳訴叔祖復光有大功于王室伯祖復恭爲

張濬所構得罪前朝當時強臣掣肘國命不行及王行
瑜伏誅德音昭洗制書尚在相公本朝世族諳練故事
安得謂之未雪耶若言未雪吾伯氏彥博洎諸昆仲監
護軍鎮何途得進漸至聲色俱厲光允方恃各德爲其
所折悒然不樂又以希朗幸臣慮據他事危已心不自
安三年夏四月病疽卒贈左僕射

鄭珏昭宗朝宰相縈之姪孫父徽河南尹張全義判官

光化中登進士第

歐陽史云珏舉進士數不中
全義以珏屬有司乃得及第

歷宏文

館校書集賢校理監察御史入梁爲補闕起居郎召入
翰林累遷禮部侍郎充職珏文章美麗旨趣雍容自策

名登朝張全義皆有力焉貞明中拜平章事莊宗入汴
責授萊州司戶未幾量移曹州司馬張全義言于郭崇
韜將復相之尋入爲太子賓客明宗卽位任圜自蜀至
安重誨不欲圜獨拜宰輔共議朝望一人共之孔循言
珏貞明時久在中書性畏慎而長者美詞翰好人物重
誨卽奏與任圜並命爲相有頃珏以老病耳疾不任中
書事四上章請明宗惜之久而方允乃授開府儀同三
司行尚書左僕射致仕仍賜鄭州莊一區明宗自汴還
洛陽遣中使撫問賜錢二十萬食羊百口長興初卒贈
司空初珏應進士十九年方登第各姓爲第十九人自

登第凡十九年爲宰相又昆仲之次第十九時亦異之
子邁太平興國中任正郎

崔協字思化遠祖清河太守第二子寅仕後魏爲太子
洗馬因爲清河小房至唐朝盛爲流品曾祖邠太常卿
祖瓘吏部尚書父彥融楚州刺史彥融素與崔堯善嘗
爲萬年令堯謁于縣彥融未出見案上有尺題皆賂遺
中貴人堯知其由徑始惡其爲人及除司勳郎中堯爲
左丞通刺不見堯謂曰郎中行止鄙雜故未見宰相知
之改楚州刺史卒于任誠其子曰世世無忘堯故其子
弟常與堯讎協卽彥融之子也幼有孝行登進士第釋

褐爲度支巡官渭南尉直史館歷三署入梁爲左司郎
中萬年令給事中累官至兵部侍郎與中書舍人崔居
儉相遇于幕次協厲聲而言曰崔蕘之子何敢相見居
儉亦報之左降太子詹事俄拜吏部侍郎同光初改御
史中丞憲司舉奏多以文字錯誤屢受責罰協器宇宏
爽高談虛論多不近理時人以爲虛有其表天成初遷
禮部尚書太常卿因樞密使孔循保薦拜平章事初豆
盧革韋說得罪執政議命相樞密使孔循意不欲河朔
人居相位任圜欲相李琪而鄭珏素與琪不協孔循亦
惡琪謂安重誨曰李琪非無藝學但不廉耳朝論莫若

崔協重誨然之因奏擇相明宗曰誰可乃以協對任圜
奏曰重誨被人欺賣如崔協者少識文字時人謂之沒
字碑臣比不知書無才而進已爲天下笑何容中書之
內更有笑端明宗曰易州刺史韋肅人言各家待我嘗
厚置于此位何如肅苟未可則馮書記是先朝判官稱
爲長者與物無競可以相矣道嘗爲莊宗霸府書記故
明宗呼之朝退宰臣樞密使休于中興殿之廡下孔循
拂衣而去曰天下事一則任圜二則任圜崔協暴死則
已不死會居此位重誨私謂圜曰今相位缺人協且可
乎圜曰朝廷有李琪者學際天人奕葉軒冕論才校藝

可敵時輩百人而讒夫巧沮忌害其能必舍琪而相協
如棄蘇合之丸取蝓蛻之轉也重誨笑而止然重誨與
循同職循日言琪之短協之長故重誨竟從之而協登
庸之後廟堂秉筆假手于人朝廷以國庠事重命協兼
判祭酒事協上奏每歲補監生二百爲定物議非之

北夢

瑣言明宗問宰相馮道盧質近日喫酒否對曰質會到
臣居亦飲數爵臣勸不令過度事亦如酒過則患生崔
協強言于坐曰臣聞食醫心鏡酒極好不加
藥餌足以安心神左右見其膚淺不覺哂之四年春駕

自夷門還京從至須水驛中風暴卒詔贈尚書左僕射
諡曰恭靖子頤頌壽貞惟頌仕皇朝官至左諫議大夫
卒于鄜州行軍司馬

李琪字台秀五代祖燈天寶末禮部尚書東都畱守安祿山陷東都遇害累贈太尉諡曰忠懿燈孫宋元和朝位至給事中宋子敬方文宗朝諫議大夫敬方子穀廣明中爲晉公王鐸都統判官以收復功爲諫議大夫琪卽穀之子也年十三詞賦詩頌大爲王鐸所知然亦疑其假手一日鐸召穀譙于公署密遣人以漢祖得三傑賦題就其第試之琪援筆立成賦尾云得士則昌非賢罔共龍頭之友斯貴鼎足之臣可重宜哉項氏之敗此一范增而不能鐸覽而駭之曰此兒大器也將擅文

價

太平廣記琪總角謁鐸鐸顧曰適蜀中詔到用夏州拓跋思恭爲收復都統可作一詩否卽秉筆立製云

飛騎經巴棧洪恩及夏臺將從天上去人自日邊來此處金門遠何時玉輦迴蚤平關右賊莫待詔書催鐸益奇之因執琪手曰此真鳳毛也特年十四明年丁母憂因流寓青齊然糠照薪俾夜作晝覽書數千卷間爲詩賦唐僖宗再幸梁洋竊賦云昭宗時李谿父子以文學哀痛不下詔登封誰上書

知名琪年十八袖賦一軸謁谿谿覽賦驚異倒屣迎門出琪調啞鐘捧日等賦謂琪曰余嘗患近年文士辭賦皆數句之後未見賦題吾子入句見題偶屬典麗吁可畏也琪由是益知名舉進士第天復初應博學宏詞居第四等授武功縣尉辟轉運巡官遷左拾遺殿中侍御史自琪爲諫官憲職凡時政有所不便必封章論列文章秀麗覽之者忘倦琪兄珽亦登進士第才藻富贍兄

弟齊名而尤爲梁祖所知以珽爲崇政學士珽自左補

闕入爲翰林學士

北夢瑣言梁李相國珽唐末以文學策各仕至御史昭宗播遷衣冠蕩析

珽藏跡于荆楚間自晦其迹號華原李長官其堂兄光符宰宜都嘗厭薄之珽寂寞每臨流踞石摘樹葉而試草制詞吁嗟悵而投葉水中

梁祖受禪徵入拜翰林學士

累遷戶部侍郎翰林承

旨梁祖西抗邠岐北攻澤潞出師燕趙經略四方暫無

寧歲而珽以學士居帳中專掌文翰下筆稱旨寵遇踰

倫是時珽之名播于海內珽重然諾憐才獎善家門雍

睦貞明龍德中歷兵禮吏侍郎受命與馮錫嘉張充郗

殷象同撰梁太祖實錄三十卷遷御史中丞累擢尚書

左丞中書門下平章事時珽與蕭頊同爲宰相頊性畏

慎深密琪個儻負氣不拘小節中書奏覆多行其志而頃專倚撫共咎會琪除吏是試攝名銜改攝爲守爲頃所奏梁帝大怒將投諸荒裔而爲趙巖輩所援罷相爲太子少保莊宗入汴素聞琪名累欲大任同光初歷太常卿吏部尚書三年秋天下大水國計不充莊宗召百寮許上封事陳經國之要琪因上疏曰臣聞王者富有兆民深居九重所重患者百姓凋耗而不知四海困窮而莫救下情不得上達羣臣不敢指言今陛下以水潦之災軍食乏闕焦勞罪已迫切疚懷避正殿以責躬訪多士而求理則何思而不獲何議而不臧止在改而行

之足以擇其善者臣聞古人有言曰穀者人之司命也地者穀之所生也人者君之所理也有其穀則國力備定其地則人食足察其人則徭役均知此三者爲國之急務也軒黃已前不可詳記自堯湮洪水禹作司空于時辨九等之田收什一之稅其時戶一千三百餘萬定墾地約九百二十萬頃最爲太平之盛及商革夏命重立田制每私田十畝種公田一畝水旱同之亦什一之義也洎乎周室立井田之法大約百里之國提封萬井出車百乘戎馬四百匹畿內兵車萬乘馬四萬匹以田法論之亦什一之制也故當成康之世比堯舜之朝戶

口更增二十餘萬非他術也蓋三代以前皆量入以爲
出計農以立軍雖逢水旱之災而有凶荒之備降及秦
漢重稅工商急關市之征倍舟車之算人戶旣以減耗
古制猶以兼行按此時戶口尚有千二百餘萬墾田亦
入百萬頃至乎三國並興兩晉之後則農夫少于軍衆
戰馬多于耕牛供軍須奪于農糧秣馬必侵于牛草于
是天下戶口只有二百四十餘萬洎隋文之代兩漢比
隆及煬帝之年又三分去一我唐太宗文皇帝以四夷
初定百姓未豐延訪羣臣各陳所見惟魏徵獨勸文皇
力行王道由是輕徭薄賦不奪農時進賢良悅忠直天

下粟價斗直兩錢自貞觀至于開元將及一千九百萬戶五千三百萬口墾田一千四百萬頃比之堯舜又極增加是知救人瘼者以重斂爲病源料兵食者以惠農爲軍政仲尼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臣之此言是魏徵所以勸文皇也伏惟深畱宸鑒如以六軍方闕不可輕徭兩稅之餘猶須重斂則但不以折納爲事一切以本色輸官又不以紐配爲名止以正耗加納猶應感悅未至流亡況今東作是時羸牛將駕數州之地千里運糧有此差徭必妨春種今秋若無糧草何以贍軍臣伏思漢文帝時欲人務農乃募人入粟得拜爵及贖罪景帝

亦如之後漢安帝時水旱不足三公奏請富人入粟得關內侯及公卿以下散官本朝乾元中亦曾如此今陛下縱不欲入粟授官願明降制旨下諸道合差百姓轉倉之處有能出力運官物到京師五百石以上白身授一初任州縣官有官者依資遷授欠選者便與放選千石以上至萬石不拘文武明示賞酬免令方春農人流散斯亦救民轉倉贍軍之一術也莊宗深重之尋命爲國計使垂爲輔相俄遇蕭牆之難而止及明宗卽位豆盧革韋說得罪任圜陳奏請命琪爲相爲孔循鄭珪排沮乃相崔協琪時爲御史大夫安重誨于臺門前專殺

殿直馬延雖曾彈奏而依違詞旨不敢正言其罪以是託疾三上章請老朝旨不允除授尚書左僕射自是之後尤爲宰執所忌凡有奏陳靡不望風橫沮天成未明宗自汴州遷洛琪爲東都留司官班首奏請至偃師奉迎時琪奏中有敗契丹之兇黨破真定之逆城之言詔曰契丹卽爲兇黨真定不是逆城李琪罰一月俸又嘗奉勅撰霍彥威神道碑文琪梁之故相也叙彥威仕梁歷任不言其僞中書奏曰不分真僞是混功名望令改撰詔從之多此類也琪雖博學多才拙于遵養時晦知時不可爲然猶多岐取進動而見排由已不能鎮靖也

以太子太傅致仕長興中卒于福善里第時年六十子
貞官至邑宰琪以在內署時所爲制詔編爲十卷目曰
金門集大行于世

蕭頊字子澄京兆萬年人故相倣之孫京兆尹廩之子
頊聰悟善屬文昭宗朝擢進士第歷度支巡官太常博
士右補闕時國步艱難連帥倔強率多奏請欲立家廟
于本鎮頊上章論奏乃止累遷吏部員外郎先是張濬
自中書出爲右僕射梁祖判官高劭使梁祖廕求一子
出身官省寺皆稱無例濬曲爲行之指揮甚急吏徒惶
恐頊判云僕射未集郎官赴省上指揮公事且非南官

舊儀濬聞之慙悚致謝頃由是知名梁祖亦獎之頃入
梁歷給諫御史中丞禮部侍郎知貢舉咸有能名自吏
部侍郎拜中書門下平章事與李琪同輔梁室事多矛
盾莊宗入汴頃坐貶登州司戶量移濮州司馬數年遷
太子賓客天成初爲禮部尚書太常卿太子少保致仕
卒時年六十九輟朝一日贈太子少師

史臣曰夫相輔之才從古難得蓋文學政事履行謀猷
不可缺一故也如數君子者皆互有所長亦近代之良
相也如齊公之明節李琪之文章足以圭表搢紳笙簧
典誥陟之廊廟宜無愧焉

舊五代史卷五十八

舊五代史卷五十八攷證

唐列傳十趙光逢傳父隱右僕射 案舊唐書作左僕

射

僖宗朝登進士第 僖宗原本作昭宗據舊唐書光逢

係乾符五年進士當作僖宗今改正

時有道士許巖士 許巖士原本脫士字今據新唐書

及通鑑增入

李琪傳敬方子穀廣明中爲晉公王鐸都統判官 案

太平廣記引李琪集序作父敬佐王鐸滑州幕攷李

琪祖名敬方其父不得名敬疑太平廣記傳寫之訛

戎馬四百匹 四百原本作四千今據漢書改正
以太子太傅致仕 案太傅歐陽史作少傅

舊五代史卷五十八攷證

舊五代史卷五十九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三十五

列傳十一

丁會字道隱壽州壽春人父季會幼放蕩縱橫不治農
產恒隨哀挽者學紉謳尤嗜其聲既長遇亂合雄兒爲
盜有志功名黃巢渡淮會從梁祖爲部曲梁祖鎮汴會
歷都押衙自梁祖誅宗權併時溥屠朱瑄走朱瑾會恒
以兵從多立奇功文德中表授懷州刺史歷滑州留後
河陽節度使檢校司徒自河陽以疾致政于洛陽梁祖

季年猜忌故將功大者多遭族滅會陰有避禍之志稱疾者累年天復元年梁祖奄有河中晉絳乃起會爲昭義節度使昭宗幸洛陽加同平章事其年昭宗遇弒哀問至會三軍縞素流涕久之時梁祖親討劉守文于滄州駐軍于長蘆三年十二月王師攻會居旬日會以潞州歸于武皇

北夢瑣言梁祖雄猜疑忌功臣忽謂敬翔曰吾夢丁會在前祇候吾將乘馬欲出圍

人以馬就臺忽爲丁會跨之以出時夢中怒叱喝數聲因驚覺甚惡之是月丁會舉潞州軍民歸河東矣引

見會泣曰臣非不能守潞但以汴王篡弱唐祚猜嫌舊將臣雖蒙保薦之恩而不忍相從今所謂吐盜父之食以見王也武皇納之賜甲第于太原位在諸將上五年

汴將李思安圍潞州以會爲都招討使檢校太尉莊宗
嗣王位與會決謀破汴軍于夾城七年十一月卒于太
原莊宗卽位追贈太師有子七人知沆爲梁祖所誅餘
皆歷內職

閻寶字瓊美鄆州人父佐海州刺史寶少事朱瑾爲牙
將瑾之失守于兗也寶與瑾將胡規康懷英歸汴梁皆
擢任之自梁祖陳師河朔爭霸關西寶與葛從周丁會
賀德倫李思安各爲大將統兵四出所至立功歷洛隨
宿鄭四州刺史天祐六年梁祖以寶爲邢洛節度使檢
校太傅莊宗定魏博十三年攻相衛洛磁下之寶獨保

邢州城孤援絕八月竇以邢州降莊宗嘉之進位檢校太尉同平章事遙領天平軍節度使東南面招討等使待以賓禮位在諸將上每有謀畫與之參決契丹之寇幽州也周德威危急竇與李存審從明宗擊契丹于幽州西北解圍而還胡柳之役諸軍逗撓汴軍登無石山其勢甚盛莊宗望之畏其不敵且欲保營竇進曰王深入敵境偏師不利王彥章騎軍已入濮州山下唯列步兵向晚皆有歸志我盡銳擊之敗走必矣今若引退必爲所乘我軍未集更聞賊勝卽不戰而自潰也凡決勝料情情勢已得斷在不疑今王之成敗在此一戰若不

決勝設使餘衆渡河河朔非王有也王其勉之莊宗聞之聳聽曰微公幾失計卽引騎大譟奮稍登山大敗汴人十八年張文禮殺王鎰叛寶帥師進討八月收趙州進渡滹水擒賊黨張友順以獻九月進逼真定結營西南隅掘塹柵以環之決大悲寺漕渠以浸其郭十九年正月契丹三十萬來援鎮州前鋒至新樂衆心憂之寶見莊宗指陳方略軍情乃安敵退加檢校侍中三月城中饑王處瑾之衆出城求食寶縱其出伏兵截擊之饑賊大至諸軍未集爲賊所乘寶乃收軍退保趙州因慙憤成疾疽發背而卒時年六十同光初追贈太師晉天

福中追封太原郡王有子八人宏倫宏儒皆位至郡守符習趙州昭慶縣人少從軍事節度使王鎔積功至列校自莊宗經略河朔與鎔連衡常令習率師從莊宗征討鎔爲張文禮所害時習在德勝寨文禮上書請習等歸鎮習雨泣訴于莊宗曰臣本趙人家世事王氏故使嘗授臣一劍俾臣平蕩兇寇自聞變故徒懷冤憤欲以自剄無益于營魂且張文禮乃幽滄叛將趙王知人不盡過意任使致被反噬臣雖不武願在霸府血戰而死不能委身于兇首莊宗曰爾旣懷舊君之愛可復仇乎吾當助爾習等舉身投地號慟感激謝曰王必以故使

輔翼之勞雪其寃恥臣不敢期師旅爲助但悉本軍可
以誅其逆豎莊宗卽令閻寶史建瑋助習討文禮乃以
習爲成德軍兵馬留後及文禮誅將正授節鉞習不敢
當其在辭曰臣緣故使未葬又無嗣息臣台服斬縗候
臣禮制畢聽命及莊宗兼領鎮州乃割相衛二州置義
寧軍以習爲節度使習奏曰魏博六州見係霸府不宜
遽有割隸但授臣河南一鎮臣自攻取乃授天平軍節
度東南面招討使習有器度性忠壯自莊宗十年沿河
戰守習常以本軍從心無顧望諸將服其爲人同光初
以習爲邢州節度明年移鎮青州四年二月趙在禮盜

據魏州習受詔以淄青之師進討至則會軍亂習乃退
軍渡河明宗自鄴赴洛遣使召之習不時而至既至謁
明宗于胙縣霍彥威謂習曰主上所知者十人公在其
四何猶豫乎習乃從明宗入汴明宗卽位加兼侍中令
歸本鎮屬青州守將王公儼拒命復授習天平軍節度

使

宋史顏衍傳天成初爲鄒平令符習初鎮天平習武
臣之廉慎者以書告屬邑毋聚斂爲獻賀衍未領書

以故規行之尋爲吏所訟習遽召衍笞之幕客軍吏咸
以爲辱及正人習甚悔焉卽表爲觀察判官且塞前事

四年移汴州節度使安重誨素不悅習會汴人言習厚
賦民錢以代納藁及納軍租多收加耗由是罷歸京師

通鑑習自恃宿將議論多抗
安重誨故重誨求其過奏之授太子太師致仕求歸故

里許之乃歸昭慶縣明宗以其子令謙爲趙州刺史習
飛揚痛飲周遊田里不集朋徒不過郡邑如此累年中
風而卒贈太師子蒙嗣位至禮部侍郎

烏震冀州信都人也少孤自勤于鄉校弱冠從軍初爲
鎮州隊長以功漸升部將與符習從征于河上頗得士
心聞張文禮弑王鎔志復主讎雪泣請行兵及恒陽文
禮執其母妻泊兒女十口誘之不迴攻城日急文禮忿
之咸割鼻斷腕不絕于膚放至軍門觀者皆不忍正視
震一慟而止憤激奮命身先矢石鎮州平以功授震深
趙二州刺史其性純質以清直御下在河北獨有政聲

移易州刺史兼南北面水陸轉運招撫等使契丹犯塞
漁陽路梗震率師運糧三入薊門擢爲河北道副招討
遙領宣州節度使代房知溫軍于盧臺及至軍會戍兵
龍旺所部鄴都奉節等軍數千人作亂未及交印而遇
害明宗聞之廢朝一日詔贈太傅震略涉書史尤嗜左
氏傳好爲詩善筆札凡郵亭佛寺多有畱題之跡及其
遇禍燕趙之士皆歎惜之

王瓚故河中節度使重盈之諸子也天復初梁祖旣平
河中追念王氏舊恩辟瓚爲賓佐梁祖卽位歷諸衛大
將軍充華兩鎮節度使開封尹貞明五年代賀瓌統軍

駐于河上時李存審築壘于德勝渡秋八月瓚率汴軍五萬自黎陽渡河將掩擊魏州明宗出師拒之瓚至頓邱而旋于楊村夾河築壘架浮航自滑饋運相繼瓚嚴于軍法令行禁止然機略應變則非所長十一月瓚率其衆觀兵于戚城明宗以前鋒擊之獲其將李立十二月邏騎報汴之饋糧于計沿河而下可掩而取之莊宗遣徒兵五千設伏以待之使騎軍循河南岸西上俘獲饋役數千瓚結陣河曲以待王師旣而兵合一戰敗之瓚衆走保南城瓚以小舟北渡僅免是日獲馬千餘匹俘斬萬級王師乘勝徇地曹濮梁主以瓚失律令戴思

遠代還及主師襲汴時瓚爲開封府尹梁主聞王師將至自登建國門樓日夜垂泣時持國寶謂瓚曰吾終保有此者繫卿耳令瓚閱市人散徒登城爲備洎明宗至封邱門瓚開門迎降翼日莊宗御元德殿瓚與百官待罪及進幣馬詔釋之仍令收梁主尸備棺槨權厝于佛寺漆首函送于郊社居數日段凝上疏奏梁朝掌事權者趙巖等並助成虐政結怨于人聖政惟新宜誅首惡以謝天下于是張漢傑張漢融張漢倫張希逸趙穀朱珪等並族誅家財籍沒瓚聞諸族當法憂悸失次每出則與妻子訣別郭崇韜遣人慰譬之詔授宣武軍節度

副使知府事檢校太傅如故

歐陽史瓚代地請死莊宗勞而起之曰朕與卿家世

婚姻然人臣各為主耳復何罪耶

因以爲開封尹遷宣武軍節度使瓚心憂疑成疾十二

月卒贈太子太師瓚雖爲治嚴肅而慘酷有家世風自
歷守藩鎮頗能除盜而明不能照下及尹正京邑委政
于愛壻牙將辛廷蔚曲法納賄因緣爲奸初汴人駐軍
于河上軍計不足瓚請率汴之富戶出助軍錢賦取不
均人靡控訴至有雉經者又有富室致賂幸而免率者
及明宗卽位素知廷蔚之奸乃勒歸田里然瓚能優禮
搢紳抑挫豪猾故當時士流皆稱仰焉

袁象先宋州下邑人也自稱唐中宗朝中書令南陽郡

王恕已之後曾祖進朝成都少尹梁以象先貴累贈左僕射祖忠義忠武軍節度判官累贈司空父敬初太府卿累贈司徒駙馬都尉敬初娶梁祖之妹初封沛郡太君開平中追封長公主貞明中追封萬安大長公主象先卽梁祖之甥也性寬厚不忤于物幼遇亂慨然有憂時之意象先嘗射一水鳥不中箭落水中下貫雙鯉見者異之梁祖鎮夷門象先起家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中丞景福元年自檢校左省常侍遷檢校工部尚書充元從馬軍指揮使兼左靜邊都指揮使乾寧五年再遷檢校右僕射左領軍衛將軍同正充

宣武軍內外馬步軍都指揮使光化二年權知宿州軍州事天復元年表授刺史充本州團練埭橋鎮遏都知兵馬使會淮寇大至圍迫州城象先殫力禦備時援兵未至頗懷憂沮一日登北城憩其樓堞之上恍然若寢夢人告曰我陳璠也嘗板築是城舊第猶在今爲軍舍可爲我立廟卽助公陰兵象先納之翼日淮寇急攻其壘梯衝角進是日州城幾陷頃之有大風雨居民望見城上兵甲無算寇不敢進卽時退去象先方信神鬼之助乃爲之立祠至今里人禱祝不輟三年權知洛州軍州事天祐三年授陳州刺史檢校司空是歲陳州大水

民饑有物生于野形類蒲萄其實可食貧民賴焉梁開平二年授左英武軍使再遷左神武右羽林統軍三年轉右衛上將軍封汝南縣男四年權知宋州留後到任五月改天平軍兩使留後時鄆境再饑戶民流散象先卽開倉賑卹蒙賴者甚衆五年梁祖北征以象先爲鎮定東南行營都招討應接副使進封開國伯領兵攻菴縣不克而還俄奉詔自鄆赴闕鄆人遮留毀石橋而不得進乃自他門而逸尋授左龍武統軍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乾化三年與魏博節度使楊師厚合謀誅朱友珪于洛陽梁末帝卽位以功授檢校太保同平章事遙

領洪州節度使行開封尹判在京馬步諸軍進封開國
公四年授青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傅未幾移鎮宋州加
檢校太尉象先在宋凡十年初梁祖領四鎮擁兵十萬
威震天下關東藩守皆其將吏方面補授由其保薦四
方輿金輦璧駿奔結轍納賂于其庭如是者十餘年浸
成風俗藩侯牧守下逮羣吏罕有廉白者率皆捭斂剝
下以事權門象先恃甥舅之勢所至藩府侵刻誅求尤
甚以此家財巨萬莊宗初定河南象先率先入覲輦珍
幣數十萬遍賂權貴及劉皇后伶官巷伯居旬日內外
翕然稱之初梁將未復官資者凡上章奏姓名而已郭

崇韜奏曰河南征鎮將吏昭洗之後未有新官每上表章但書名姓未頒綸制必負憂疑卽日復以象先爲宋亳耀輝頰節度使依前檢校太尉平章事仍賜姓名紹安尋令歸鎮明年以郊禮象先復來朝是時制改宋州宣武軍爲歸德軍因侍宴莊宗謂象先曰歸德之名無乃著題否象先拜謝而退卽命歸鎮其年夏以疾卒于理所年六十一冊贈太師周廣順中贈中書令追封楚國公象先二子長曰正辭歷衢雄二州刺史次曰義周顯德中終于滄州節度使

張溫字德潤魏州魏縣人也始仕梁祖爲步直小將改

崇明都校貞明初蔣殷以徐州叛從劉鄩討平之改左
右捉生都指揮使莊宗伐邢臺獲之用爲永清都校歷
武州刺史山後八軍都將從莊宗襲契丹于幽州收新
州歷銀槍効義都指揮使再任武州刺史同光初契丹
陷媯儒檀順平薊六州武州獨全改授蔚州刺史天成
初歷振武昭武留後尋授利州節度使入爲右衛上將
軍無幾授洋州節度使右龍武統軍改雲州節制清泰
初屯兵鴈門逐契丹出塞移鎮晉州嬰疾而卒詔贈太
尉

李紹文鄆州人本姓張名從楚少事朱瑄爲帳下瑄敗

歸于梁祖爲四鎮牙校累典諸軍天祐八年從王景仁戰敗于柏鄉紹文與別將曹儒收殘衆退保相州王師之攻魏州也紹文率衆自黎陽將渡河時汴人大恐河無舟楫紹文懼爲王師所逼乃剽黎陽臨河內黃至魏州歸于莊宗莊宗嘉納之賜姓名分其兩將三千人爲左右匡霸軍旅仍令紹文曹儒分將之從周德威討劉守光進檢校司空移將匡衛軍十二年授博州刺史預破劉蕡于故元城歷貝隰代三郡刺史領天雄軍馬步副都將屯于德勝從閻寶討張文禮爲馬步軍都虞候明宗收鄆州以紹文爲右都押牙馬步軍都將從破王

彥章于中都同光中歷徐滑二鎮副使知府事三年從郭崇韜討西川爲洋州節度留後領鎮江軍節度天成初爲武信軍節度使尋卒于鎮

史臣曰昔丁會之事梁祖也功旣隆矣禍將及矣挺身北首故亦宜然食人之祿豈合如是哉閻寶再降于人夫何足貴焉符習雪故主之沉寃享通侯之貴位乃趙之奇士也烏震不憫其親仁斯鮮矣雖慕樂羊之跡豈事文侯之宜瓚洎象先而下皆降將也又何足以譏焉

舊五代史卷五十九

舊五代史卷五十九攷證

唐列傳十一丁會傳梁祖季年猜忌故將功大者多遭族滅會陰有避禍之志 案梁祖季年無誅戮大臣之事攷朱珍李讜先後爲梁祖所殺丁會蓋鑒于前事也見通鑑攷異

閻寶傳梁祖以寶爲節度使檢校太傅 案歐陽史太祖時爲諸軍都虞候末帝時以寶爲保義軍節度使與是書詳略先後互異

符習傳飛揚痛飲 飛揚原本作飛鷹今攷杜詩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爲誰雄鷹字蓋揚字之訛今

改正

烏震傳移易州刺史 易州歐陽史作冀州

詔贈太傅 太傅歐陽史作太師

張溫傳 案溫于潼關擒劉浣見梁紀此傳不載

舊五代史卷五十九攷證

舊五代史卷六十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三十六

列傳十二

李襲吉自言左相林甫之後父圖爲洛陽令因家焉襲吉乾符末應進士舉遇亂避地河中依節度使李都擢爲鹽鐵判官及王重榮代不喜文士時喪亂之後衣冠多逃難汾晉間襲吉訪舊至太原武皇署爲府掾出宰榆社光啟初武皇遇難上源記室歿焉旣歸鎮辟掌奏者多不如指或有薦襲吉能文召試稱指卽署爲掌書

記襲吉博學多通尤諳悉國朝近事爲文精意練實動

據典故無所放縱羽檄軍書辭理宏健自武皇上源之

難與梁祖不協乾寧末劉仁恭負恩其間論列是非交

相聘答者數百篇警策之句播在人口文士稱之三年

遷節度副使從討王行瑜拜右諫議大夫及師還渭北

武皇不獲入覲爲武皇作違離表中有警句云穴禽有

異聽舜樂以猶來天路無梯望堯雲而不到昭宗覽之

嘉歎洎襲吉入奏面詔諭之優賜特異

北夢瑣言襲吉從李克用至渭

南令其入奏帝重其文章授諫議大夫使上事北省以榮之

其年十二月師還太原

王珂爲浮梁于夏陽渡襲吉從軍時竿斷航破武皇僅

免襲吉墜河得大冰承足沿流七八里遠岸而止救之
獲免天復中武皇議欲修好于梁命襲吉爲書以貽梁
祖書曰一別清德十有餘年失意杯盤爭鋒劍戟山長
水濶難追二國之歡鴈逝魚沈久絕八行之賜比者僕
與公實聯宗姓原忝思知投分深情將期棲託論交馬
上薦美朝端傾嚮仁賢未省踈闕豈謂運由奇特謗起
奸邪毒手尊拳交相于暮夜金戈鐵馬蹂踐于明時狂
藥致其失歡陳事止于堪笑今則皆登貴位盡及中年
遽公亦要知非君子何勞用壯今公貴先列辟名過古
人合縱連衡本務家邦之計拓地守境要存子孫之基

文王賁奔奏之交仲尼譚損益之友僕顧慙虛薄舊忝
眷私一言許心萬死不悔壯懷忠力猶勝他人盟于三
光願赴湯火公又何必終年立敵懇意相窺徇一時之
襟靈取四郊之倦弊今日得其小衆明日下其危牆弊
師無遺鏃之憂鄰壤抱剝牀之痛又慮悠悠之黨妄瀆
聽聞見僕韜勇枕威戢兵守境不量本末誤致窺覲且
僕自壯歲已前業經陷敵以殺戮爲東作號兼并爲永
謀及其首陟師壇躬被公衮天子命我爲羣后明公許
我以下交所以斂迹愛人蓄兵務德收燕薊則還其故
將入蒲坂而不負前言況五載休兵三邊校士鐵騎犀

甲雲屯谷量馬邑兒童皆爲銳將鷲峰宮闕咸作京抵
問年猶少于仁明話地幸依子險阻有何覘覩便誤英
聰況僕臨戎握兵粗有操斷屈伸進退久貯心期勝則
撫三晉之民敗則徵五部之衆長驅席卷反首提戈但
慮隳突中原爲公後患四海羣謗盡歸仁明終不能見
僕一夫得僕一馬銳師儻失則難整齊請防後艱願存
前好矧復陰山部落是僕懿親迴紇師徒累從外舍文
靖求始畢之衆元海徵五部之師寬言虛詞猶或得志
今僕散積財而幕勇輦輦寶貨以誘義戎徵其密親陷
以美利控茲跨馬寧有數乎但緣荷位天朝惻心疲瘵

義峩亭障未忍起戎亦望公深識鄙懷洞迴英鑒論交
釋憾慮禍革心不聽浮譚以傷霸業夫易惟忌滿道貴
持盈儻恃勇以喪師如擊盤而失水爲蛇刻鶴幸賜徊
翔僕少負褊心天與直氣間謀詭論誓不爲之唯將藥
石之譚願託金蘭之分儻愚衷未豁彼抱猶迷假令罄
三朝之威窮九流之辯遣迴肝膈如俟河清今者執簡
吐誠願垂保鑒僕自眷私睽阻翰墨往來或有鄙詞稍
侵英聽亦承嘉論每賜罵言叙歡旣罷于尋戈焚謗幸
蠲其載筆窮因尚口樂貴和心願祛沈闕之嫌以復壘
簾之好今者卜于曩分不欲因人專遣使乎直詣鈴閣

古者兵交兩地使在其間致命受辭幸存前志昔賢貴

于投分義士難于屈讎若非仰戀恩私安可輕露肝膈

悽悽丹慄炳炳血情臨紙嚮風千萬難述梁祖覽之至

毒手尊拳之句怡然謂敬翔曰李公斗絕一隅安得此

文士如吾之智算得襲吉之筆才虎傅翼矣又讀至馬

邑兒童陰山部落之句梁祖怒謂敬翔曰李太原殘喘

餘息猶氣吞宇宙可詬罵之及翔爲報書詞理非勝由

是襲吉之名愈重

通鑑攷異引唐末見聞錄載全忠回書云前年洹水曾獲賢郎去歲青山

又擒列將蓋梁之書檄皆此類也

自廣明大亂之後諸侯割據方面競

延名士以掌書檄是時梁有敬翔燕有馬郁華州有李

巨川荆南有鄭準

唐新纂云鄭準士族未第時佐荆門上谷蓮幕飛書走檄不讓古人秉直

去邪無慙往哲攷準爲成

鳳翔有王超

北夢瑣言唐末鳳翔判官王超

內書記納封上谷郡王

推奉李茂貞挾曹馬之勢陵奏文檄恣意翱翔後爲興元畱後遇害有鳳鳴集三十卷行于世

錢塘有

羅隱魏博有李山甫皆有文稱與龔吉齊名于時龔吉在武皇幕府垂十五年視事之暇唯讀書業文手不釋卷性恬于榮利獎誘後進不以己能格物參決府事務在公平不交賂遺綽綽有士大夫之風槩焉天祐三年六月以風病卒于太原同光二年追贈禮部尚書

王緘幽州劉仁恭故吏也少以刀筆直記室仁恭假以幕職令使鳳翔還經太原屬仁恭阻命武皇畱之緘堅

辭復命書詞稍抗武皇怒下獄詰之謝罪聽命乃署爲

推官歷掌書記

契丹國志韓延徽傳延徽自契丹奔晉晉王欲置之幕府掌書記王緘嫉之延

徽不自安求東歸省母遂復入契丹寓書于晉王叙所以北去之意且曰非不戀英主非不思故鄉所以不畱

正懼王緘之讒耳

從莊宗經略山東承制授檢校司空魏博節

度副使緘博學善屬文燕薊多文士緘後生未知名及

在太原名位驟達燕人馬郁有盛名于鄉里而緘素以

吏職事郁及郁在太原謂緘曰公在此作文士所謂避

風之鳥受賜于魯人也每于公宴但呼王緘而已十年

從征幽州旣獲仁恭父子莊宗命緘爲露布觀其旨趣

緘起草無所辭避義士以此少之胡柳之役緘隨輜重

前行歿于亂兵際晚盧質還營莊宗問副使所在曰某
醉不之知也旣而緘凶問至莊宗流涕久之得其喪歸
葬太原

李敬義本名延古太尉衛公德裕之孫初隨父煒貶連
州遇赦得還嘗從事浙東自言遇涿道士問之曰子方
厄運不宜仕進敬義悚然對曰吾終老賤哉涿曰自此
四十三年必遇聖王大任子其志之敬義以爲然乃無
心仕宦退歸洛南平泉舊業爲河南尹張全義所知歲
時給遺特厚出入其門欲署幕職堅辭不就初德裕之
爲將相也大有勳于王室出藩入輔綿歷累朝及畱守

洛陽有終焉之志于平泉置別墅採天下奇花異竹珍木怪石爲園池之玩自爲家戒序錄志其草木之得處刊于石云移吾片石折樹一枝非子孫也洎巢蔡之亂洛都灰燼全義披榛而創都邑李氏花木多爲都下後掘樵人鬻賣園亭掃地矣有醒酒石德裕醉卽踞之最保惜者光化初中使有監全義軍得此石置于家園敬義知之泣謂全義曰平泉別業吾祖戒約甚嚴子孫不肖動違先旨因託全義請石于監軍他日宴會全義謂監軍曰李員外泣告言內侍得衛公醒酒石其祖戒堪哀內侍能迴遺否監軍忿然厲聲曰黃巢敗後誰家園

池完復豈獨平泉有石哉全義始受黃巢僞命以爲詬
已大怒曰吾今爲唐臣非巢賊也卽署奏笞斃之昭宗
遷都洛陽以敬義爲司勳員外郎柳璨之陷裴趙諸族
希梁祖旨奏云近年浮薄相扇趨競成風乃有卧邀軒
冕視王爵如土梗者司空圖李敬義三度除官養望不
至咸宜屏黜以勸事君者翌日詔曰司勳員外郎李延
古世荷國恩兩葉相位幸從筮仕累忝寵榮多歷歲時
不趨班列而自遷都卜洛紀律載張去明庭而非遙處
別墅而無懼罔思報效姑務便安爲臣之節如斯貽厥
之謀何在須加懲責以肅朝倫九寺勾稽尙謂寬典可

責授衛尉寺主簿司空圖亦追停前詔任從閒適圖唐

史有傳

舊唐書哀帝紀六月戊申勅前司勳員外郎賜

緋魚袋李延古責授衛尉寺主簿九月壬寅勅

前大中大夫尚書兵部侍郎賜紫金魚袋司空圖放還

中條山蓋延古與司空圖同時被劾其降勅則有先後

也

時全義既不能庇護乃密託楊師厚令敬義潛往依

之因挈族客居衛州者累年師厚給遺周厚十二年莊

宗定河朔史建瑋收新鄉敬義謁見是歲上遣使迎至

魏州署北京畱守判官承制拜工部尚書奉使王鎔敬

義以遠祖趙郡見鎔展維桑之敬鎔遣判官李翥送贊

皇集三卷令謁前代碑壠使還歸職太原監軍張承業

尤不悅本朝宰輔子孫待敬義甚薄或面折于公宴或

指言德裕過惡敬義不得志鬱憤而卒同光二年贈石

僕射

五代史闕文司空圖字表聖自言泗州人少有俊才咸通中一舉登進士第雅好爲文躁于進取頗

自矜伐端士鄙之初從事使府泉登朝驟歷清要巢賊

之亂車駕播遷圖有先人舊業在中條山極林泉之美

圖自禮部員外郎因避地焉日以詩酒自娛屬天下板

蕩士多往依之互相推獎由是聲名藉甚昭宗反正以

戶部侍郎徵至京師圖既負才慢世謂已當爲宰輔時

要惡之稍抑其銳圖憤憤謝病復歸中條與人書疏不

名官位但稱知非子又稱耐辱居士其所居曰禎貽谿

谿上結茅屋命曰休休亭嘗自爲記云臣謹案圖河中

真鄉人少有文彩未爲鄉里所稱會王凝自尚書郎出

爲絳州刺史圖以文謁之大爲凝所賞歎由是知名未

幾疑入知制誥遷中書舍人知貢舉擢圖上第頃之凝

出爲宣州觀察使辟圖爲從事既渡江御史府奏圖監

察下詔追之圖感知已之恩不忍輕離幕府滿百日不

赴闕爲臺司所劾遂以本官分司久之徵拜禮部員外

郎俄知制誥故集中有文曰戀恩稽命點繫洛師于今

一年方黍綸閣此豈躁于進取者耶舊史不詳一至于

此圖見唐政多僻中官用事知天下必亂卽棄官歸中
條山尋以中書舍人徵又拜禮部侍郎皆不起及昭
宗播遷華下圖以密邇乘輿卽時奔問復辭還山故詩
曰多病形容五十三誰憐借笏趨朝參此豈有意于相
位耶河中節度使王重榮請圖撰碑得絹數千四圖致
于虞鄉市心恣鄉人所取一日而盡是時盜賊充斥獨
不入王官谷河中士人依圖避難全者甚衆昭宗東遷
又以兵部侍郎召至洛下爲柳璨所阻一謝而退梁祖
受禪以禮部尚書徵辭以老疾卒時年八十餘臣又案
梁室大臣如敬翔李振杜曉楊涉等皆唐朝舊族本當
忠義立身重侯累將三百餘年一旦委質朱梁其甚者
贊成弒逆惟圖以清直避世終身不事梁祖故梁史揭
圖小瑕以泯大節者良有以也

盧汝弼

宣和書譜汝弼字子諧祖綸唐貞元年有詩名
父簡求爲河東節度使汝弼少力學不喜爲世

胄篤志科舉登進士第文
彩秀麗一時士大夫稱之

唐昭宗景福中擢進士第歷

臺省昭宗自秦遷洛時爲祠部郎中知制誥時梁祖凌

弱唐室殄滅衣冠懼禍渡河由上黨歸于晉陽初武皇平王行瑜天子許承制授將吏官秩是時藩侯倔强者多僞行墨制武皇恥而不行長吏皆表授及莊宗嗣晉王位承制置吏又得汝弼有若符契由是除補之命皆出汝弼之手旣而畿內官吏考課議擬奔走盈門頗以賄賂聞士論少之洎帝平定趙魏汝弼每請謁迎勞必陳說天命頤侯中興帝亦以宰輔期之建國前卒于晉

宣和書譜贈
兵部尚書

李德休字表逸趙郡贊皇人也祖絳山南西道節度使唐史有傳父璋宣州觀察使德休登進士第歷鹽鐵官

渭南尉右補闕侍御史天祐初兩京喪亂乃寓跡河朔
定州節度使王處直辟爲從事莊宗卽位于魏州徵爲
御史中丞轉兵部吏部侍郎權知左丞以禮部尚書致
仕卒時年七十四贈太子少保

蘇循父特陳州刺史循咸通中登進士第累歷臺閣昭
宗朝再至禮部尚書循性阿諛善承順苟容以希進取
昭宗自遷洛之後梁祖凶勢日滋唐室舊臣陰懷主辱
之憤各族之胄往往有違禍不仕者唯循希旨附會及
梁祖失律于淮南西屯于壽春要少帝欲授九錫朝臣
或議是非循揚言云梁王功業顯大歷數有歸朝廷速

宜揖讓當時朝士畏梁祖如虎罔敢違其言者明年梁祖逼禪循爲冊禮副使梁祖旣受命宴于元德殿舉酒曰朕夾輔日淺代德未隆置朕及此者羣公推崇之意也楊涉張文蔚慙懼失對致謝而已循與張禕薛貽矩因盛陳梁祖之德業應天順人之美循自以奉冊之勞旦夕望居宰輔而敬翔惡其爲人謂梁祖曰聖祚維新宜選端士以鎮風俗如循等輩俱無士行實唐家之鴟梟當今之狐魅彼專賣國以取利不可立維新之朝初循子楷乾寧二年登進士第中使有奏御者云今年進士二十餘人僥倖者半物論以爲不可昭宗命學士陸

展馮渥重試于雲韶殿及格者一十四人詔云蘇楷盧
賡等四人詩句最早蕪累頗甚會無學業敢竊科名浼
我至公難從濫進宜付所司落下不得再赴舉場楷以
此慙恨長幸國家之災昭宗遇弑輝王嗣位國命出于
朱氏楷始得爲起居郎柳璨陷害朝臣衣冠惕息無敢
言者初梁祖欲以張廷範爲太常卿裴樞以爲不可柳
璨懼梁祖之毒乃歸過于樞故裴趙羅白馬之禍楷因
附璨復依廷範時有司初定昭宗諡號楷謂廷範曰諡
者所以表行實前有司之諡先帝爲昭宗所謂名實不
副司空爲樂卿余忝史職典章有失安得不言乃上疏

曰帝王御宇察理亂以審污隆祀享配天資諡號以定
升降故臣下君上皆不得而私也先帝睿哲居尊恭儉
垂化其于善美孰敢蔽虧然而否運莫興至理猶鬱遂
致四方多事萬乘播遷始則宦豎凶狂受幽辱于東內
終則嬪嬙悖亂罹天闕于中闈其于易名宜循考行有
司先定尊諡曰聖穆景文孝皇帝廟號昭宗敢言溢美
似異直書今郊禋有日祫祭惟時將期允愜列聖之心
更在詳議新廟之稱庶使叶先朝罪已之德表聖上無
私之明

舊唐書云蘇楷目不知書
僅能執筆其文羅衮作也

太常卿張延範奏議

曰昭宗初實彰于聖德後漸減于休明致季述幽辱于

前茂貞劫幸于後雖數拘厄運亦道失始終違陵寢于
西京徙兆民于東洛輶輦未踰于寒暑行大事俄起
于宮闈謹聞執事堅固之謂恭亂而不損之謂靈武而
不遂之謂莊在國逢難之謂閔因事有功之謂襄今請
改諡曰恭靈莊閔皇帝廟號襄宗輝王答詔曰勉依所
奏哀咽良深楷附會幸災也如是及梁祖卽位于汴楷
自以遭遇千載一時敬翔深鄙其行尋有詔云蘇楷高
貽休蕭聞禮等人材寢陋不可塵穢班行並勒歸田里
循楷旣失所望懼以前過獲罪乃退歸河中依朱友謙
莊宗將卽位于魏州時百官多缺乃求訪本朝衣冠友

謙令赴行臺時張承業未欲莊宗卽尊位諸將賓僚無敢贊成者及循至入衙城見府廨卽拜謂之拜殿時將吏未行蹈舞禮及循朝謁卽呼萬歲舞抃泣而稱臣莊宗大悅翼日又獻大筆三十管日畫日筆莊宗益喜承業聞之怒會盧汝弼卒卽令循守本官代爲副使明年春循因食蜜雪傷寒而卒同光二年贈左僕射以楛爲員外郎天成中累歷使幕會執政欲糾其駁諡之罪竟以憂慙而卒

史臣曰昔武皇之樹霸基莊宗之開帝業皆旁求多士用佐丕圖故數君子者或以書檄敏才或以搢紳舊族

咸登貴仕諒亦宜哉唯蘇循贊梁祖之強禪蘇楷駁昭
宗之舊諡士風臣節豈若是乎斯蓋文苑之豺狼儒林
之荆棘也

舊五代史卷六十

舊五代史卷六十攷證

唐列傳十二李襲吉傳 李襲吉北夢瑣言作李習吉

乾符末應進士舉 案唐新纂作應廣文學不第

出宰榆社 案北夢瑣言作攝榆次令

李敬義傳移吾片石 案原本脫移字今據冊府元龜

增入

李德休傳 德休原本作德林今案其字表逸林字蓋

休字之訛今改正

舊五代史卷六十攷證

舊五代史卷六十一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三十七

列傳十三

安金全代北人。世爲邊將。少驍果。便騎射。武皇時爲騎將。屢從征討。莊宗之救潞州及平河朔。皆有戰功。累爲刺史。以老病退居太原。天祐中。汴將王檀率師三萬乘莊宗在鄴。來襲并州。時城無備。兵敵軍奄至。監軍張承業大恐。計無所出。閱諸司丁匠。登陴禦捍。外攻甚急。金全遽出。謂承業曰。老夫退居抱病。不任軍事。然吾王家

屬在此王業本根之地如一旦爲敵所有大事去矣請以庫甲見授爲公備寇承業卽時授之金全被甲跨馬召率子弟及退閒諸將得數百人夜出北門擊賊于羊馬城內梁人驚潰由是退却俄而石君立自潞州至汴軍退走微金全之奮命城幾危矣莊宗性矜伐凡大將立功不時行賞故金全終莊宗世名位不進明宗與之有舊及登極授金全同平章事充振武軍節度使在任二年治民爲政非所長詔赴闕俄而病卒廢視朝二日初南北對壘汴之游騎每出必爲金全所獲故梁之偵邏者咸懼目之爲安五道蓋比鬼將有五道之名也子

審琦等皆位至方鎮別有傳

審通金全之猶子也幼事莊宗累有戰功轉先鋒指揮使同光初爲北京右廂馬軍都指揮使屯奉化軍四年春赴明宗急詔軍趨夷門爲前鋒天成初授單州刺史改齊州防禦使兼諸道先鋒馬軍都指揮使奉詔北征從房知溫營于盧臺會龍旺部下兵亂審通脫身酒筵奪船以濟促騎士介馬及亂兵南行盡戮之以功授檢校太傅滄州節度使圍王都于中山躬冒矢石爲飛石所中而卒贈太尉

安元信字子言代北人父順琳爲降野軍使元信以將

族子便騎射幼事武皇從平巢蔡光啓中吐渾赫連鐸
寇雲中武皇使元信拒之元信兵敗于居庸關武皇性
嚴急元信不敢還遂奔定州王處存待之甚厚用爲突
騎都校乾寧中處存子郜嗣位時梁軍攻河朔三鎮奔
命不暇梁將張存敬軍奄至城下旣無宿備郜懼挈其
族奔太原元信從之武皇待之如初用爲鐵林軍使梁
將氏叔琮之攻河東也別將葛從周自馬嶺入元信佯
于榆次挫其前鋒梁將李思安之攻上黨也王師將壁
高河爲梁軍所逼別將秦武者尤爲難敵元信與關蹇
之繇是梁軍解去城壘得立武皇賜所乘馬及細鎧仗

遷突陣都將莊宗崩晉王位元信從救上黨破夾寨復澤潞以功授檢校司空遼州刺史賜玉鞭名馬栢鄉之役日晚戰酣元信重傷莊宗自臨傅藥其年改檢校司徒武州刺史充內衙副都指揮使山北諸州都團練副使從莊宗定魏博移爲博州刺史與梁對壘德勝渡元信爲右廂排軍使未幾爲大同軍節度使莊宗平定河南移授橫海軍節度使時契丹犯邊元信與霍彥威從明宗屯常山元信恃功每對明宗以成敗勇怯戲侮彥威彥威不敢答明宗曰成由天地不由于人當氏叔琮圍太原公有何勇今國家運興致我等富貴元信乃起

謝不復以彥威爲戲明宗卽位以元信嘗爲內衙都校
尤厚待之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明年移鎮徐州王師
之討高季興襄帥劉訓逗撓軍期移授元信山南東道
節度使以代訓歲餘改歸德軍節度使就加兼侍中明
宗不豫求入末帝卽位授潞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尉清
泰三年二月以疾卒于鎮時年七十四贈太師晉高祖
卽位以元信宿望令禮官定諡曰忠懿有子六人長曰
友權歷諸衛大將軍次日友親仕皇朝爲滁州刺史卒
于任

安重霸雲州人也性狡譎多智算初自代北與明宗俱

事武皇因負罪奔梁在梁復以罪奔蜀蜀以蕃人善騎射因爲親將蜀後主王衍幼年襲位其政多僻宦官王承休居中用事與成都尹韓昭內外相結專採擇聲色以固寵幸武臣宿將居常切齒重霸詔事承休特見委信梁末岐下削弱蜀人奪取秦成階等州重霸說承休求鎮秦州仍于軍中選山東驍果得數千人號龍武都以承休爲軍帥重霸副焉俱在天水歲餘承休欲求旌鉞乃以隴西花木入獻又稱秦州山水之美人物之盛請後主臨幸而韓昭贊成之

太平廣記引王氏見聞錄云承休請從諸軍揀選官

健得驍勇數千號龍武軍承休自爲統帥並特加衣糧日有優給因乞秦州節度使且云願與陛下于秦州採

撥美麗且說秦州風土多出國色仍請幸天水少主甚悅卽遣仗節赴鎮應所選龍武精銳並充衙隊從行

同光二年十月蜀主率衆數萬由劍閣將出興鳳以遊

秦州至興州遇魏王繼岌軍至狼狽而旋承休遽聞東師入討大恐計無從出問計于重霸曰開府何患蜀中精兵不下十萬咫尺之險安有不濟縱東軍盡如狼虎豈能入劍門然國家有患開府特受主知不得失于奔赴此州制置事定無虞得失重霸願從開府赴闕承休素信以爲忠赤重霸出秦州金帛以賂羣羌買由州山路歸蜀承休擁龍武軍及招置僅萬人從行令重霸權握部署州人祖送秦州軍亦列部隊承休登乘重霸馬

前辭曰國家費盡事力收獲隴西若從開府南行隴州
卽時疎失請開府自行重霸且爲國守藩承休旣去重
霸在秦州聞明宗起河北卽時遣使以秦成等州來降
天成初用爲閬州團練使未幾召還爲左衛大將軍常
以姦佞揣人主意明宗尤愛之長興末明宗謂侍臣曰
安重霸朕之故人以秦州歸國其功不細酬以團練防
禦恐非懷來之道范延光曰將校內有自河東河北從
陛下龍飛故人尙有未及團防者今若遽授重霸方鎮
恐爲人竊議明宗不悅未幾竟以同州節鉞授之清泰
初移授西京留守京兆尹先是秦雍之間令長設酒食

私丐于部民者俗謂之擣蒜及重霸之鎮長安亦爲之
故秦人目重霸爲擣蒜老其年冬改雲州節度居無何
以病求代時家寄上黨及歸而卒重霸善悅人好賂遺
時人目之爲俊弟重進尤克惡事莊宗以試劍殺人奔

淮南

玉堂閒話安重進性克險莊宗潛龍時爲小校常佩劍列于翊衛後攜劍南馳投于梁主梁主壯之

俾隸

淮之鎮戍復以射殺掌庾吏逃竄江湖淮帥得之擢爲裨將

重霸在蜀聞之蜀主

取之于吳用爲裨將隨重霸爲龍武小將戍長道又殺

人奔歸洛陽

大平廣記蜀破重進東歸明宗補爲諸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後有過鞭背卒

重

霸之子曰懷浦晉天福中爲禁軍指揮使契丹寇澶州
以臨陣忸怩爲景延廣所誅

劉訓字遵範隰州永和人也出身行間初事武皇爲馬軍隊長漸至散將屬河中王氏昆仲有尋戈之役訓從史儼攻陝州武皇討王行瑜以訓爲前鋒後隸河中爲

隰州防禦都將居無何殺陝州刺史以郡歸莊宗歷瀛州刺史同光初拜左監衛大將軍三年授襄州節度使

四年四月洛陽有變訓以私忿害節度副使胡裝族其家聞者寃之天成中荆南高季興叛詔訓爲南面行營招討使知荆南行府事是時湖南馬殷請以舟師會及王師至荆渚殷軍方到岳州仍傳意于訓許助軍儲弓

甲之類久之略無至者

案通鑑劉訓至荆南楚王殷遣都指揮使許德勳等將水軍屯

岳州高季興堅壁不戰求救于吳吳人遣水軍援之荆渚地氣卑濕漸及霖潦糧運不繼人多疾疫訓本無將略人咸苦之及孔循至得襄之小校獻竹龍之術乃造竹龍二道傳于城下竟無所濟遂罷兵令將士散略居民而回詔訓赴闕尋責授檀州刺史續勅濮州安置未幾起爲龍武大將軍尋授建雄軍節度使移鎮延平卒贈太尉

張敬詢勝州金河縣人世爲振武軍牙校祖仲阮歷勝州刺史父漢環事武皇爲牙將敬詢當武皇時專掌甲坊十五年以稱職聞復以女爲武皇子存霸妻益見親信莊宗卽位以爲沁州刺史秩滿復用爲甲坊使莊宗

經略山東敬詢從軍歷博澤慈隰四州刺史同光末授
耀州團練使郭崇韜之征蜀也以敬詢善督租賦乃表
爲邠州留後明宗卽位正授昭武軍節度使天成二年
詔還京師復授大同節度使至鎮招撫室韋萬餘帳四
年徵爲左驍衛上將軍明年授滑州節度使以河水連
年溢堤乃自酸棗縣界至濮州廣隄防一丈五尺東西
二百里民甚賴之三年秩滿歸京卒輟視朝一日

劉彥琮字比德雲中人也事武皇累從征役先是絳州
刺史王瓚叛武皇言于彥琮意欲致之無幾從略于汾
晉之郊彥琮奔絳瓚以爲附已待之甚厚因命爲騎將

會瓘出獵于馳驅之際彥琮刃瓘之首來獻武皇甚奇之從莊宗解上黨之圍同光初稍遷至鐵林指揮使磁州刺史後明宗赴難京師授華州留後尋正授節旄天咸三年改左武衛上將軍未幾改陝州節度使尋移鎮邠州卒于鎮時年六十四贈太傅

袁建豐武皇破巢時得于華陰年方九歲愛其精神爽俊俾收養之漸長列于左右復習騎射補鐵林都虞候從破邠州王行瑜以功遷左親騎軍使轉突騎指揮使從莊宗解圍上黨破柏鄉陣累功遷右僕射左廂馬軍指揮使明宗爲內衙指揮使建豐爲副北討劉守光常

身先士伍轉都教練使權蕃漢副總管莊宗入鄴以心
腹幹能選爲魏府都巡檢使從征劉鄩下衛磁洛有功
加檢校司空授洛州刺史于臨洛西敗梁將王遷數千
人生獲將領七十餘人俄拜相州刺史徵赴河上豫戰
于胡柳陂建豐領相州軍士行營在外委州事于小人
失于撫馭指揮使孟守謙據城以叛建豐引兵討平之
改隰州刺史染風痺于任明宗嗣位念及平昔副貳之
舊詔赴洛下親幸其第撫問隆厚加檢校太傅遙授鎮
南節度使俾請俸自給後卒于洛陽年五十六廢朝一
日贈太尉子可鈞仕皇朝位至諸衛大將軍

西方鄴定州滿城人也父再遇爲州軍校鄴居軍中以
勇力聞年二十南渡河遊梁不見用復歸莊宗以爲孝
義軍指揮使累從征伐皆有功同光中爲曹州刺史命
以州兵屯汴州明宗由魏州南渡河時莊宗東幸汴州
汴州節度使孔循隱懷二志使北門迎明宗西門迎莊
宗凡供帳委積悉如一日先至者入之鄴因責循曰主
上破梁室于公有不殺之恩奈何欲納總管循不答鄴
度循不可理爭以石敬瑭之妻明宗女也時方在汴欲
先殺之以堅人心循知其謀取之藏其家鄴無如之何
乃將麾下兵五百騎西迎莊宗見于汜水嗚咽泣下莊

宗亦爲之噓唏使以兵爲先鋒莊宗還洛陽遇弑明宗入洛鄴請死于馬前明宗嘉歎久之明年荆南高季興叛明宗遣襄州節度使劉訓等招討而以東川董璋爲西南招討使乃拜鄴夔州刺史副璋以兵出三峽已而訓等無功見黜諸將皆罷璋未嘗出兵惟鄴獨取夔忠萬三州乃以夔州爲寧江軍拜鄴爲節度使已而又取歸州數敗季興之兵鄴武人所爲多不中法度判官譚善達數以諫鄴怒遣人告善達受人金下獄善達素剛辭益不遜遂死于獄中鄴病見善達爲祟卒于鎮張遵誨魏州人也父爲宗城令羅紹威殺牙軍之歲爲

梁軍所害遵誨奔太原武皇以爲牙門將莊宗定山東
遵誨以典客從歷幽鎮二府馬步都虞候同光中爲金
吾大將軍明宗卽位任園保薦授西都副留守知留守
事京兆尹天成四年入爲客省使守衛尉卿及將有事
于南郊爲修儀仗法物使初遵誨自以歷位尹正與安
重誨素亦相欵衷心有望于節鉞及郊禋畢止爲絳州
刺史鬱鬱不樂離京之日白衣乘馬于隼旗之下至郡
無疾翌日而卒

孫璋齊州歷城人出身行間隸梁將楊師厚麾下稍補
奉化軍使莊宗入鄴累遷澶州都指揮使明宗鎮常山

擢爲裨校鄴兵之變從明宗赴難京師天成初歷趙登
二州刺史齊州防禦使王都之據中山瑋爲定州行營
都虞候賊平加檢校太保長興初授鄜州節度使罷鎮
卒于洛陽年六十一贈太尉

史臣曰夫天地斯晦則帝王于是龍飛雲雷構屯則王
侯以之蟬蛻良以適遭亂世得奮雄圖故金全而下威
以軍旅之功坐登藩閫之位垂名簡冊亦可貴焉惟重
霸以姦險而仗旄鉞蓋非數子之儔也

舊五代史卷六十一

舊五代史卷六十一攷證

唐列傳十三安金全傳莊宗性矜伐凡大將立功不時行賞故金全終莊宗世名位不進 案遼史金全以幽州戰敗故退廢不用與是書異

安元信傳 案五代時唐晉俱有安元信是書並爲立傳今附識于此

安重霸傳蜀主率衆數萬由劍閣將出興鳳以遊秦州至興州遇魏王繼岌軍至狼狽而旋 案九國志作王衍將之秦州以王宗弼力諫而止與是書異

袁建豐傳轉突騎指揮使 突騎歐陽史作突陣

指揮使孟守謙據城以叛 孟守謙歐陽史作孟謙

加檢校太傅 太傅歐陽史作太尉

西方鄴傳父再遇爲州軍校 案歐陽史作汴州軍校

疑原本脫汴字

已而又取歸州 案通鑑不載取歸州事歐陽史與薛
史同近人撰十國春秋者謂他書不載取歸州之事
疑歐陽史有誤蓋薛史世久失傳十國春秋所引悉
本通鑑攷異殊不知歐陽史西方鄴傳本于薛史有
可徵信也

舊五代史卷六十一攷證